

谍骨

QIEN FU

一个天才少年 一位传奇军人
一根神秘腿骨 一段国仇家恨

一根腿骨，引得祖孙三代兵戎相见。是国事还是家事？是亲情还是孽情？
本以为谜底就此揭开，岂知较量才刚刚开始——

卢洪营 ◎著



长征出版社

號頭(910)自貢鹽公司造

自貢市鹽城區鹽業公司總經理 著者陳子 創作

電話：822-10504-8-259-291-2

自貢市鹽城區鹽業公司總經理 著者陳子 創作



鹽業公司總經理

陳子 創作

長征出版社

中國人民解放軍出版社總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潜伏 / 卢洪营著. —北京：长征出版社，2008.12

ISBN 978-7-80204-488-3

I . 潜… II . 卢… III .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206881 号

书 名：潜伏

作 者：卢洪营

责任编辑：胡高昂

特约监制：孟 祔 邱 琼

特约编辑：李晶晶

装帧设计：棱角视觉印象

出版发行：长征出版社

社 址：北京阜外大街 34 号 邮编：100032

电 话：(010)68586781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嘉业印刷厂

开 本：710×1000 1/16

字 数：310 千字

印 张：20.5

版 次：2009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2009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定 价：26.80 元

ISBN 978-7-80204-488-3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

潜伏

目录



楔子
序幕

(二) (一)
神秘的腿骨
土城遇险
11 5

第一部分 身世成谜

(五) (四) (三) (二) (一)
加强连连长
阴谋 27
抓捕少年犯 19
母亲的秘密
扑朔迷离 54
46 39

第二部分 才华初现



卷二

(六)(五)(四)(三)(二)(一)	神秘的黑色	71
愚蠢欲动	魔鬼训练	81
113	小护士	97
106	第三个嗅觉系统	89

第三部分 生死考核

(六)(五)(四)(三)(二)(一)	弹药销毁站	125
刺杀来临了	丛林拆弹	133
林纾的忧郁	爆破	130
140	生死未卜	146
158	丛林	146

第四部分 千里追击



目录

(一) 顶尖高手 167
(二) 狙击手与刺客 172

(三) 金钱豹 177
(四) 微笑的老陈 188

(五) 腿骨 196

(六) 重新出发 207

(七) 遁逃 212

207

196

177

188

172

第五部分 恩怨重重

(一) 地下拆弹 223
(二) 高炮班 223

223

233

(三) 老陈的谎言 233
(四) 犹太科学家 238
(五) 李事明 246
(六) 囚禁 262

233
238
246
262

251

246

238

潜伏

目录

潜伏

目录

第四部分 潜伏者

千里追击

尾声

- (五) (四) (三) (二) (一)
刺客也有弱点 斗智 284
三代人 逃跑 295
303

第六部分 绝地厮杀

- 数学家的战争 271

289

353

363

楔子

月光洒到窗台上，溅出冰凉的一片。周围鼾声四起，经历过这场厮杀，每个人都很累。但秦远还是倔犟地睁着眼，看见夜色一点一点地笼罩下来，他悄悄地下了床。

鞋子旁边就是一枚废弃的炸弹。记不清这是第多少个与炸弹同眠的夜晚了，他对炸弹如此熟悉，以至于闻不到火药味他就无法入睡。此刻屋里摆着许多拆除的炸弹，可他没有睡意，因为有一个秘密像锋利的刀尖一样轻微地扎着他的胸口。

他翻开枕头旁边的包袱，掏出一根锈迹斑斑的骨头。就是这根已经裂开的骨头，无数次给他带来痛苦，也给他带来希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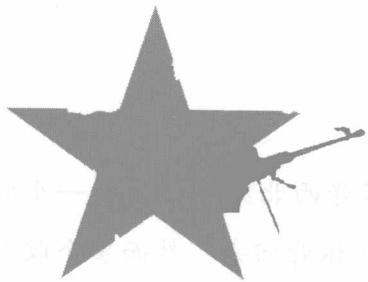
床头的柜子里有多种型号的剪刀，是用来拆线的。他挑了一把最小也是最锋利的，撑开，让刀尖对准自己的拇指。

迟疑片刻，他用剪刀扎了下去。

啪嗒，啪嗒，鲜血一滴一滴地落到骨头上，在月光下呈现出惨白的红色，缓缓蔓延。新鲜的血液和年迈的骨头交融在一起。在血光里，他有一种悲恸的解脱感，这一刻他发现自己不像一个特工，而像一个诗人。他觉得自己注定要和这根骨头连在一起，他的生命就是这根骨头的一部分。

为了骨头背后那个惊人的秘密，他明天就要奔赴战场，去面对一个英雄和一个老人。

他突然又无比惆怅。



序 幕

1949年1月，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过大江，解放南京。人民解放军在渡江战役中，以摧枯拉朽之势，一举攻破国民党军的长江防线，占领了国民政府的首都南京，推翻了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为新中国的成立奠定了基础。



题记：一九三八年初冬，八路军晋西北某独立团的一个收尸队，要将刚刚牺牲的八名战友的尸体背回来。然而整个收尸队的人都被离奇地埋进了坟墓，无一生还。收尸队员手中紧紧攥住的一根腿骨，仿佛就是这次意外的谜底，但是，谁也解不开这个谜……



这天中午，连长和阮小溱一起在村口的麦田里，将八位战友的遗体装上了马车。他们将这些遗体一一整理好，用白布裹住，然后抬上马车。八位战友都是八路军晋西北某独立团的战士，牺牲在同一天，死于同一处。他们都是普通的老百姓，没有名字，也没有亲人。连长和阮小溱将八位战友的遗体一一整理好，用白布裹住，然后抬上马车。

(一) 神秘的腿骨

“连长，你带我们去哪？”阮小溱问。“去安葬八位战友。”连长回答。

“连长，八位战友都是普通老百姓，没有名字，也没有亲人，安葬他们，谁来负责呢？”阮小溱又问。

“连长，八位战友都是普通老百姓，没有名字，也没有亲人，安葬他们，谁来负责呢？”阮小溱又问。

“连长，八位战友都是普通老百姓，没有名字，也没有亲人，安葬他们，谁来负责呢？”阮小溱又问。

“连长，八位战友都是普通老百姓，没有名字，也没有亲人，安葬他们，谁来负责呢？”阮小溱又问。

夕阳已经早早滑过地平线。冷风稀疏，偶尔扑面而来，带着泥土特有的腥气。隶属于八路军晋西北某独立团的一个收尸队正悄然走一条隐秘的小路上，他们的任务是到达五里外的一个小山坡，将八位战友的尸体背出来，然后找一块地方妥善安葬。这条小路上厚厚的草叶是天然的遮蔽物，十三个人步伐整齐地踩在上面都没有一点声响，这使得平原的夜晚分外宁静，也令这个夜晚宁静得有些诡异。

阮小溱就正为这份诡异而忐忑不安。周围太静了，静到了极点，不知道为什么，耳根反倒出现了奇怪的声音，似长鸣又似低泣，说不尽的哀婉和凄厉，听上去让人毛骨悚然。

阮小溱是这个收尸连里唯一的女兵，这是她进入收尸连的第三天，也是她第一次跟随连队出来工作。鉴于收尸工作的特殊性，一般情况下这样的队伍里都是没有女兵的，但是他们经常会在一堆尸体中间发现奄奄一息尚未死去的战友，为了能有效并且及时地治疗，收尸连的张连长就写了份申请，从看护所里调了一名护士过来。

张连长选人的时候，还一本正经地订了两个指标：一是医术优秀，二是胆子要大。可是过去看护所才发现，别说两个指标了，就是没有任何条件限制也

没有女孩子愿意进来。女孩子的胆子再大能大到哪里去？一听是要去收尸体，个个都吓得面如土色。大家推推攘攘的都不愿意过去，张连长尴尬得直抓头皮，解释说：“死人其实是跟活人一样的，就是没有生理机能了而已，你们学医的怎么还这么唯心呢？”姑娘们还是往后缩。本来阮小溱也不愿意过来的，可是看到满屋子尽是懦弱和相互推脱的声调，她火了，心想平日里还都说自己天不怕地不怕呢，怎么现在都成了这副窝囊相？于是她一抬头说：“都不去，我去！”

张连长眼睛一亮，她就这么进来了。

不过现在的阮小溱已经有些后悔了，仅仅是一次幻听就让她感觉到了恐惧是如何的摄人心魄。她轻轻捏了一下耳朵，想让这幻觉消失，可是越捏这声音就越大，由远及近，愈加急促，就像是一张生满獠牙的大嘴在朝她一步一步逼近。

胸口压得好紧，阮小溱感觉到血液都在朝脸上流。

突然，她右肩一沉，有什么东西落到上面，阮小溱心脏都要跳出来了！一声尖叫涌出喉咙。

“嘘——”

张连长被她激烈的反应吓得一愣，本想拍拍她肩膀安慰一下，让她放轻松的，现在连忙把手缩了回来放在嘴边，示意她安静。

阮小溱明白了怎么回事，她不好意思地看了连长一眼，既尴尬又自责。

短暂的骚乱过后，夜晚又回归平静。阮小溱竖起耳朵，那个奇怪的呜咽声没有了。后背开始冒冷汗，一层一层的，虽然她知道那个呜咽声只是由于自己过度紧张产生的心理幻觉，但她还是害怕。

草路走到尽头，小山坡就到了。

张连长转过身来大手一挥，众人停下脚步。张连长小心翼翼地打开一个手电筒。四处照了一下，没有什么异常。余下来的十几台手电筒才齐唰唰地亮起来。一下子方圆几十米的地方都被照得清晰可见。

横的尸体。竖的尸体。



一阵浓重的腥臭味袭来，阮小湊胃里有些翻腾。除了这八位牺牲的战友之外，四周还躺着 11 具尸体，从衣服上看，都是国民党的士兵。

尸体周围还散落一些茶缸毛巾等日常用品以及陶瓷等摆设品，好像在搬家一样。

想到日本人侵华势头正旺，外患内忧交集，阮小湊忍不住心里一阵感叹。

检查确认死亡之后，收尸工作就开始了，分开两队，一队收尸，一队去挖坟。这个连队例行的程序是这样的——

先在尸体上洒一遍浮萍叶；

抚上死者双眼让其瞑目；

翻出口袋里的证件以及相关物品；

甩开檀香拂尘，将浮萍叶扫去；

最后，将尸体抬到附近，要百米开外，就地掩埋。

工作进行到第二步的时候，人数不够，阮小湊也参与进来了。她脚下是一具面目狰狞的尸体，眼睛瞪得很圆，舌头外伸，脸颊紧绷，上面是一块又一块的血迹。即使死去的是自己的战友，阮小湊仍旧惶恐。她哆哆嗦嗦地把右手放到那个冰凉的额头上面，然后顺势往下一捋，一双圆睁的双眼就这样合上了。

连队里的老兵曾在私底下告诉过阮小湊，在给尸体合眼的时候，如果遇到那种合上了又睁开的情况，这时候你不能害怕，不能跑，你一跑就跟他犯冲，将来会有僵尸缠上你。如果他眼睛又睁开了，你就砸他的膝盖下方的那根筋，僵尸的腿是不能弯的，他的弱点在膝盖处，你一砸那根筋他的腿就有弯的趋势，腿一弯他就疼。这个时候他就知道害怕了，你再给他合上眼，就不会有问题了。这个是收尸队里流传的迷信说法，阮小湊没把这话当真。按照医学上的原理来说，即使有这种情况，那也是因为死者的眼部肌肉过于紧绷，加上眼睛里凝结的淤血太多，眼皮就很难合上。

不过理论终究是理论，这世界上超出现有理论的事情还是有的，谁知道自己会不会遇到一两件。所以老兵的告诫还是要放在心上的。

阮小湊提心吊胆地合上两具尸体的眼睛之后，旁边的两个人顺便给国民

党的兵合眼。阮小溱走过去跟连长汇报了一下，领了个装遗物的袋子走回来，正打算蹲下身翻查死者的口袋，忽然觉得有道微弱的光打在她脸上，仔细一看，尸体的眼睛竟然是睁开的，一对泛着白光的眼珠正盯着她！

她大脑停滞了一秒，之后尖叫再次爆发。

张连长慌忙跑过来：“怎么回事？怎么回事？”

阮小溱的大脑还处在恐怖和混沌中，根本没听进连长的话。旁边一个跟着连长跑过来的老兵低头一看，就知道出了什么问题了。他不等连长发话，就抓住阮小溱的一只手，大声说：“砸他膝盖，快砸他膝盖！”

阮小溱被他喊得一愣，回过神来，连忙把手摆成砍刀型，径直朝尸体的膝盖处砸下去。

慌乱地砸了几下，再伸手一抚，尸体的眼睛果然乖乖地合上了。

老兵和张连长都长舒一口气，互相望了一眼，惊魂未定。

“大呼小叫个毛呢？”从旁边凑上来一个瘦高个对阮小溱说，“丫头你走错了，你合过眼的尸体在那边咧，这个是我刚才放着没合的，瞎吵吵！”

原来是一场误会。

“奶奶的！”张连长恨恨地拿拳头去砸瘦高个。

没规矩地闹了两下，他们发现阮小溱一点放松的意思都没有，这丫头正呆呆地看着自己的右手，那只砸过尸体膝盖的手有点颤抖。

张连长轻声安慰她：“小溱同志，别紧张，刚才是个误会，这不是你合过眼的那具尸体。”

阮小溱没有反应。

“小溱同志？”

阮小溱还是没有反应。

张连长急了，走上去拍了拍她的肩膀，低吼一声：“小溱同志！”

阮小溱身子一怔，转向连长，她的眼睛里满是迷惑和惊讶。

她缓慢地指向地上的尸体说：“他的腿底下……”

“腿？”



疑惑中，张连长率先蹲下去，朝死者腿下的草丛摸去。

“咦！”

张连长脸色一沉。

老兵和瘦高个连忙也蹲下身，用手探向尸体的小腿。

旁边忙碌的队员慌忙围过来。

“连长？”

张连长不说话，迅速地朝周围几具战友的尸体走过去，将他们的尸体逐个检查，从腿到身子，再到手臂。完毕之后又去检查国民党兵的尸体。

最后他又回到最先摸的那一具尸体处，深呼吸一下，用低沉的语调说：“同志们，有一具国民党兵的尸体情况不对。”

队员面面相觑。

旁边的老兵插嘴说：“尸体下面有东西。”

老兵俯下身子，将这具尸体翻到旁边。

一群人俯下身子，像马蜂一样围过去看，个个睁大了眼睛：尸体下面居然藏着一根白森森的骨头。

准确地说，是一个人的小腿腿骨，从膝盖到脚踝处。

国民党士兵身下怎么会藏着一根腿骨？其他所有的尸体都正常，没有哪具尸体腿骨被抽出来。而且这根腿骨看上去已经有些年代了，不像是从新死的尸体上抽出来的。

再仔细看，发现腿骨附近还有个与之大小相称的枣木盒子，显然是用来装腿骨用的。

这么说，这根腿骨是重要的东西咯？

难不成——还关系到军事机密？

连长沉吟了一下，果断地说：“咱们把自己同志的尸体先埋掉，腿骨带着，回去打一份电报，直接交给团部！”

那边一个大型的坟坑已经挖好。铁锹唰唰地挥舞着，尘土挥洒，不一会儿八具尸体就都被埋到了地下。

“入土为安吧！”连长带着大家给这座新坟磕头。

阮小溱的头重重地砸在地上，一下一下。在这样战乱的年代，生存和死亡仅仅只是一线之隔。生时不能享乐，死时没有全尸，多少人的一生就这样完结了。

磕完头站起来，连长打了个手势，任务完成。

回去的路上，阮小溱抱着枣木盒子走在队伍的最末尾，她也想走快些，但是一想到盒子里面有一根骨头她就腿发软。不知道为什么，她耳边又出现了奇怪的声音。与刚才的声响不同，阮小溱能清楚地感觉到现在的声音就来自身后，像是一条蟒蛇在地上缓缓爬行……

嗖，嗖。

嗖嗖，嗖嗖。

蟒蛇的数量增加了，不是一条，是两条。

她坚信这不是幻觉，女人天生就比男人敏感。可是，她又不敢转身验证。

阮小溱拉了一下前边老兵的裤脚，颤身问：“你听到什么奇怪的声音了吗？”

老兵摇摇头。

“那你闻到什么气味了吗？”

老兵仍旧摇摇头。

阮小溱纳闷了，难道真的都是我的幻觉吗？她屏住呼吸，仔细感受一下：地面的确有清晰的摩擦声，分明是有东西滑过草丛弄出来的动静，而且还有一股轻微的咸咸的气味……怎么这些人会感觉不到呢？

终于，阮小溱按捺不住心中的疑惑，转身朝后面望了一眼。

她看到，前方的草丛中，一只黑色的蛇正从草丛中钻出来，向她的方向爬来。它身上布满了深色的斑点，长长的舌苔伸出来，不停地舔着地面。

阮小溱惊呼一声，惊得连退三步，然后又倒退着跑回连长身边，连长转过身来，看到她惊恐的神情，皱着眉头，疑惑地问：“发生了什么事？”